#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鳴譙

記纂淵海卷五十二　　　宋　潘自牧　撰

識見部

省悟

子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不可以無涯之智役有涯之身莊子

史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人生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通鑑早知富貴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梁忠烈世子曰吾不及魚鳥遠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南史

傳記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皇甫士安高士傳

集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成公子安嘯賦富貴苟難圖

税駕從所欲陸士衡詩迷途知反丘希範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陶淵明窮涯而反盈量知歸選王文憲集序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知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嵇叔夜養生論酒適衷腸神遊異方烟生喉舌惝然如狂奚瞰甃以窺汲俄據河而俯瀆猶冐腸之不泱恣晏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尋至大溟茫然漣清豈爾浩瀚而吾量不盈斟酌未幾倏見涯涘方將尋蟻垤期耿

恭問姜母以何在訪舒姑而欲從辨夸父於渭上弔相如於臨卭萬計已盡六腑如爐窻日斜照飛蚊遶鬢既驚既覺可嘆可笑飲不盡器枯腸已療揺頸沈吟其意逾深以吾此日之一夢見自古不足者之心何颺夢渦賦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阮嗣宗詠懐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選古詩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王羲之蘭亭記鍾鼎玉帛非度世之資名

位寵章為累真之府未能獨立物表超世長存與日月齊光天地比壽陳子昂集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防　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　幽貞為虛白之賓靜默為大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榮華非力致駱賓王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俯仰人間易凋朽李太白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　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間比夢間　浮生雖多途趨死每一軌雖

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韓詩一夢悟一生　心是主人身是客　形質及壽命危脆若浮煙煙一作雲人生大塊間如鴻毛在風乃知名與器得失俱為害亦知恩愛緣乃是憂惱資　有似多憂者非因外火燒　恐污清泠波塵纓先抖擻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夭　始知骨肉愛乃是憂悲聚　恩愛元是妄緣合暫為親　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　況是血肉身安能長強健　外累由心起心寧累自息須悟事皆空

無令念將屬艷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障要智燈燒魔須慧刀戮利熏性易染內戰心難屻　斷癡求慧劒濟苦得慈航山林初息影朝夕久勞生　憂苦皆心火榮枯是眼塵　人間所重者相印將軍鉞焦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熱未必方寸間得如吾快活　賓客懽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為他人　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消磨實是空　但能抖擻人間事便是優游地上仙　多見朱門富貴人林園未畢即無身　流水光陰急浮雲富貴

遲　嘉肴與旨酒信是腐腸膏艷聲與麗色真為伐性刀　夢中說夢兩重虛　但恐人間為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　金玉滿堂非已物子孫委蛻是他人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氷炭逼心神　繩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為吞鈎　誤為世網牽（白侍郎）絃管聲非實花鈿色是空　假使如今不是夢能長於夢幾多時　未問病根深與淺此身應與病齊生（白樂天）如知天地間萬物皆不牽（孟東野）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　色身豈吾實

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睡　唯有達生理應無治老方

方知醉兀兀應勝走營營　盡日笙歌人散後滿江風

雨獨醒時元微之　看取蓮花淨應知不染心孟浩然　莫問卜

人生吉凶皆自速伏羲文王若無死今人不為古人哭

劉乂文　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漸老知身累劉長卿　曉然

於厚夜聰然於大醉皇甫湜　纓冕猶緇塵　有名皆畏途

無事乃真筌　子不見世風燈槿花李義山文　盡知行處險

誰肯載時輕錢起詩　幾世身在夢百年雲無根鮑溶文　萬里

高低門外路百年榮辱夢中身　昔日未知名外樂暮年初信夢中忙許用晦　人生能幾何畢竟歸無形王維集　向來蹤等語長作陷身機杜牧之　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羅隱集　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　滅得心中火自涼　百年身後一丘土貧富高低爭幾多　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　甘醴皆是腐腸物獨有淡泊之水能益人　百歲風前短焰燈杜荀鶴　人生非日月光輝豈常在唐文粹

本朝運數本來無得喪人間萬事不須謀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與語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何須更待黄糧熟始覺人間是夢間臨川集　天下之物無窮而以適意為悦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也　回頭自笑風波地閑眼聊觀夢幻身　捷徑爭之却累人　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　非人磨墨墨磨人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　尚有身為患已無心可安　人生一世如屈伸時

我觀此一身已作露電觀東坡孰知一世如一夢在夢而覺寧待旦 更欲置身須世外世間元自不關人後山名譽飛蠅過耳聲欒城集 富貴於我如浮雲小者譴呵大者戮一身畏首復畏尾門多賓客飽僮僕 入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山谷

貪迷

經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欲逐逐易

子孔子見羅雀者皆黄口小雀曰雀小貪食而易得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愈甚家語莊周覩一異鵲自南方來集於栗林周曰此何鳥哉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廕而亡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亡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子魚鱉黿鼉猶以淵為淺而窟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　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者也見其可利也則不慮其可害者也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荀

逐獸者目不見泰山嗜欲在外則明有所蔽　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淮南子　齊人有欲金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列子

史翠鵠犀象處其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商君功成而以車裂白起功成而賜

劒死吴起功成而卒肢解大夫種功已彰信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蔡澤傳懷禄耽寵逐麋之狗當顧菟耶西漢園中有木其端有蟬蟬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跗欲取其蟬而螳螂又不知黄雀居其後延頸欲啄之然黄雀又不知有操彈丸在其下皆務前不顧後患劉向說苑和嶠有錢癖晉書田豫曰年過七十而猶在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魏志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董卓築塢於郿高七丈號曰

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漢鑑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鋭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　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元康之後綱紀大壞魯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錢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無德而尊

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晉書

蕭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垂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南史

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

沈約貪冒營財　王伾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矣通鑑

李憕并州人頗殖產田疇彌望時謂地癖唐書

傳記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令致仕知一

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朝野僉載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又不可以椎毀之鍾怳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呂氏春秋

集普天之下先競而後遜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晉庾峻

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杜詩世上名利人相逢不知老

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孟東野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闌門妄一鳴韓詩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鷙鳥

攫也繫於樊籠元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且網何不深潛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鈎駱賓王　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食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及為人之所擒皆輒獲無遺者唐文粹　始晉之侈家若欒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五卿裂而食之矣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三卿又裂而食之矣柳文　蝜蝂者

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澁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知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零陵永之

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本作皆浮）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揺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揺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柳子厚）

貪目不瞬（劉賓客）

鴟張狼貪老不衰（元稹集）

燭蛾焰中舞藺蠻叢上織水多生沈五緼（闕）

白頭名利之場（元微

之

貪欲馨香亡卻身羅隱集　利徑前誘多逢覆轍力疲形削然猶役之無藝極劉賓客　觜爪雖欲獘心力不知疲

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　一興嗜慾然遂為矰繳牽

愛利不愛身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　擬將富貴隨身去　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　商人重利輕别離　人心苦迷執慕貴憂貧賤愁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何異睡着人不知夢是夢何異食蓼蟲不知苦是苦

多見忙時已衰病少聞健日肯休閑　早夭羨中年

中年羨暮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已白侍郎並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白樂天免跡貪前逐梟心不早防張承吉詩遍看原上纍纍塚曽是城中汲汲人盡謂黄金堪潤屋誰思荒骨旋成塵杜荀鶴趨榮貪位者若涉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税駕之所焉何及矣唐沈顔登華首

本朝若何求而不得乃終日而營營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歐公集如抱石沈河以其重愈沈終不放下

石也<sub>老泉</sub>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蠹魚着文字槁死猶遭卷　懐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輓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禄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sub>東坡</sub>多思只恐晚得手未老已聞先白頭<sub>邵堯夫</sub>人之所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

其止者不可得也程易傳　蝨聞湯沸尚血食　飛蛾赴燭甘死禍山谷不知鐘鳴漏盡續世說

先知

經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中庸

子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莊子

先知其幾於神乎揚先知　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揚子注

史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竒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晉滅虢遂襲虞滅之　吳季札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

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　子胥賜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　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　初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為司馬攻王楚滅若敖氏　子魚曰禍

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初平王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左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廛民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世滅若敖唯子文之後在國語伯禽封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乃嘆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魯世家初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宵

也若果立瑶智宗必滅弗聽韓趙魏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張儀至楚説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約絶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陳軫獨弔曰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詐墮車不朝三月周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悍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漢文紀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漢書文

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賈誼諫以為患之興

自此起矣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

之不聽（本傳）鼂錯上書言吳可削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鼂錯言削諸侯

錯父聞之謂錯曰口語多怨汝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

去汝歸矣遂飲藥而死（西漢）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

危於無形（司馬相如傳）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

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

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宋沖常歡郭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楊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禍通鑑　中常侍張讓權傾天

下讓父死歸葬頴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陳寔

傳

申屠蟠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

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世求不死得乎魏高貴鄉公傳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而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多言則多釁妬則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魏紀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冦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晉書本傳鄭興子衆以通經知

名太子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不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及松敗賓客坐之唯衆不染於辭通鑑劉元海匈奴人齊王攸言於武帝曰不除元海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元海長者為君王保之至惠帝時元海果僭位號前趙載記江統深識遠見先事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劉淵起當時人服其深識晉書本傳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

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

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晉書

張翰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幾晉書

石勒至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其後以兵屬劉聰自立為趙王

王猛將死苻堅問以後事猛曰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

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堅不能用載記

初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每見毅藩道從到門輒詬之晉安紀

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踈求出為武陵内史檀道濟常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宋太祖紀

顔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

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權要人今不幸見汝宋世祖顏延之嘗早詣其子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被誅通鑑

閔湛等又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北史高允傳

鬱林王之將廢也王晏從弟思

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以權計相傾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不致後患思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内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通鑑張九齡奏安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請戮之上放歸藩唐書裴坦子娶楊收女資送甚厚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唐太祖王勵蘇味道皆未知名裴行儉一見謂之曰二

君後當相次掌銓衡是時王勵弟勃與華陰楊烱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同列太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裴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烱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勵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唐武后萬寳常聽大常所奏樂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

盛閒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隋高祖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桓彦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何及唐太宗蔣欽緒蕭至忠姊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嘆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

張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王忠嗣數上言祿山必反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通鑑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濬濠未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唐書陝郡進士張彖曰君輩倚楊右相為泰山吾以為氷山若皎日既出得無失所恃乎通鑑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唐書姚宋贊　姚崇

與張說同為宰相張衎崇崇疾戒諸子曰張為人好服玩吾身沒之後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輩家事塵族無類矣若顧此吾屬無虞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仍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刋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石仍告已具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不數日文成叙事該詳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删改姚

氏子引使者視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説吾今日方知才不及遠矣

初柳渾以吐蕃難以信結吐蕃劫盟德宗謂渾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出本傳並唐書

李泌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

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西門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不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歿其家果如季玄言唐懿宗

唐司空致仕李建勲

病且死戒家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塚無不發者惟建勲塚莫知處（通鑑）

傳記聖人獨見先睹（白虎通）

集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出選）賢儒在世猶靈蓍神龜也（王充論衡）思同蓍蔡（選贊）見機於萬里之外

衆趨明所避（陳子昂）著龜所以前人用（盧藏用）有先知而無後悔（白帖）盜據淮滸宰相以李元平有名以為才

堪擾冠拜為汝州公　柳惟深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賈石者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往且見獲何冠之擾人不之信未幾盗襲汝州以元平歸柳文

本朝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彊性狠不可大用魏公別錄

吕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殿司馬温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

也温公愕然歔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劉諫議集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温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温公行狀神宗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記聞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曾南豐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

天下蒼生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老泉康節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不十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多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熈寧初其言乃驗三朝言行錄

遠慮

經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　惟懷永

圖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居寵思危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書　瞻言百里詩　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記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語

子曾參出妻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容知其得免乎家語　得其所利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老子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歴級而救焉曰葬人

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家語以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也荀子滿盛之國不可仕任滿盛則敗亡亦不可任其事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管子

史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出襄四晉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左言晉知氏將為難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竊為足下危之前漢蒯通傳蕭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前漢本傳賓

長君竇廣國賜田宅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史外戚世家

雋不疑名重朝廷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前漢本傳

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西漢息夫躬傳

張釋之曰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本傳

安不忘

危盛必慮衰前漢陳湯傳

梁商常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俸到及兩宮受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西漢本傳

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漢書賈誼傳

班昭女誡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東漢列女傳

梁冀既誅李固子燮乃還鄉里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

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漢紀桓北海王裒謹慎好學文學防輔遂具表稱陳裒美裒聞之大驚懼責讓防輔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三國志李豐年方十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故使閉門斷客出魏高貴鄉公曹冏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晉武欲使羊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晉紀初何曾

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刱大業吾每晏見未嘗聞經國遠圖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晉懷紀 王猛寢疾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晉文紀 謝瞻見弟晦門巷填隘曰勢傾朝廷豈門户之福耶晉安帝紀 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

不肯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復之齊高宗紀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社稷所倚惟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齊東昏侯高歡曰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耳　恐尾大於身踵粗於股倔彊不掉狠戾難馴　梁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

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淮南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梁高祖　北齊王晞曰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褐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陳世祖　齊左丞斛律金長子光為大將軍次子羨及孫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齊三世貴寵

無比然金不以為喜常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宜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蘇威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誦書為娛陳紀隋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同前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

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
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
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
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
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
在欲留之也則欒黶之惡已彰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
以傷之也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
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

用為僕射親任之倘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並唐太宗沛王賢

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競誇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通鑑姚崇析資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

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磑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事新唐書本傳

李勣寢疾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户遭不肖子孫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

吉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

未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禄猶在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桓彦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何及　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葢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　齊澣言葛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

姦不早為之恐成後患又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察之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孫酒色之資吾不取之　上召子儀還京師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哭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嘗往問疾子儀屏侍妾獨隱几而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　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請禮部員外郎韋温為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度支以用度不足

奏借富户及胡商才物敕借其半鹽鐵轉運司髙駢上言天下盜賊蠭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楊涉當為宰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娱而已通鑑

崔琳盧從愿兩人有宰相望玄宗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新唐書崔

儼傳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歛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曰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不福汝通鑑周太祖

集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潘岳藉田賦　留作功成身退地劉禹錫

本朝李宸妃薨呂夷簡為相請厚葬之章獻怒公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厚呂夷

簡狀 行 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田園准備閑倦游錄 初議貶蔡確新州范忠宣謂呂汲曰此路荆棘已八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聞見錄 有非常之功聖人之所甚懼也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東坡士變論

智慮

經知周乎萬物易

子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孟子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禍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知慮足以待百變　智者明於事達於數荀子智慮者禍福之門户不可不謹也　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文中子

史祭仲以智免左傳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破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脱史本傳　秦樗里子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史記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西漢貨殖傳

呂氏時事多故然平竟自脫以榮名終非知謀孰能當此者史陳平世家

鼂錯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筭

陳平智有餘西漢

魯恭父康有權數號智囊後漢魯恭傳

智畧謀慮朝之淵藪後漢伏湛傳

胡廣慮無失策舉無失事後漢本傳

遠無所不見慮無所不周通鑑

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李密罪使擊宇文化及兩賊自鬬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其將士利

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通鑑唐高祖 李密致書於唐高祖請步騎會河内太宗曰若不與是生一隋唐書李密傳

房玄齡每陳事千里如對面語 裴度歷事四朝不遺廟筭唐書

傳記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恐半有不同焚燒廬舍絶其反顧之望東觀漢紀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出六奇恐禍及巳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為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則賈之智謀又在平之右矣孔氏雜說

集持籌而筭萬不失一枚乘七發　智慮所由日新選寺碑

無遠慮

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語　弗慮胡獲書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為猶不遠詩

子慮不先不可以應卒鄧析子

史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穆叔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趙孟曰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趙孟視䕃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左氏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通鑑𦋐細娛而不圖大患賈誼傳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朝之事者未可以慮遠也西漢匈奴贊　齊和士開曰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孔範曰諸將匹夫敵耳深識遠慮豈其能知通鑑

謀畫

經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記

好謀而成語

子兼才尚權右計左數　羣策屈羣力楊重黎

史裨諶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左傳　靜淵以有謀史記帝項紀

蘇秦恐秦之敗從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張儀陰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

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

人辭去張儀曰賴君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

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比在蘇君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范雎曰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　甘羅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亦戰國之策士也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史本傳　蔡澤謂范雎曰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

廟坐制諸侯君之功極矣史蔡澤傳侯嬴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卻秦通鑑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漢呂之事平為本謀子房計謀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太史公自序有上書告韓信反上問陳平平曰舉兵攻之是趨之戰也陛下第偽遊雲夢其勢必郊迎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

以為然遊雲夢信果郊迎武士縳之載後車史陳平世家張良歸漢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　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任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通鑑轅生說漢王曰願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堅壁不與戰　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世莫得聞也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史記

項羽急圍漢王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漢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請借箸以籌之

且夫天下遊士離親戚棄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銷印張良傳

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二人皆未有分地期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

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屬太尉漢高紀諸呂擅權陳平患之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諸呂謀益衰陸賈傳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本傳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薛宣傳智畧謀慮朝之淵藪伏湛傳援謀如湧泉馬援傳勇鷙有智謀吳漢傳儒者當

謀謨廟堂虞詡傳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魏明紀玄齡善謀杜如晦傳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本傳淄青李正已德宗時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崔祐甫為相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洽將士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蕃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者韙其謀謨唐書

本傳互入區處得當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

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甞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甞用此為慊恨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乃詣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

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通鑑唐文宗亙

朱瑾遣家奴通候問於徐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入解紛已不平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户内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踶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通鑑後梁太祖

集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咎繇謨虞箕子

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班固賓戲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選班固西都賦碩畫精通選賦深圖密慮衆莫能窺計知投水

思若轉規選銘廟勝之筭應變無窮同上經綸八方唐文粹

本朝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粮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

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慙

曰朝廷有人王旦神道碑昔者諸吕用事陳平憂慮計無所

出陸賈入見説之使交驩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

軍之助以滅諸吕老泉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

長畫取三秦如指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諸葛孔明草廬中與先主策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民庶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東坡范文正公集叙

無謀

史輕則寡謀 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晉叔向曰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左 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聊之至耳前漢欒布傳注言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發忿

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賈誼傳　荀彧曰審配專而無謀　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　子瑾曰蕭繹懦而無謀通鑑

權變

經化而裁之謂之變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通者趨時者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　窮則變變則通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巽以行權易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

無辟也者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者之事也征之作柴誓出禮記曾子問

君子貞而不諒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語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孝經動靜伸屈唯變所適易

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權者神聖之所資管子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荀子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莊子權者聖人獨見淮南子仲尼於

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揚五伯注云欲詘身以行道 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文中子

史仲尼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左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傳 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穀梁大夫無遂事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公羊傳 孔子過蒲蒲人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

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孔子世家蘇秦兄弟二人其術長於權變本傳蝮蛇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西漢田儋傳反古未可非趙世家輒以便宜施行西漢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因立之史記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移遷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帝有疾惡人卧禁中詔戶者無

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通鑑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漢高五王傳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見利而忘義也若酈父為功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漢紀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太史公自序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董仲舒傳東越相攻上使汲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河內失火延

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　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絶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漢鑑法有泥於時事有乖於數者可改也　權以濟事　理亂

者先權謀（後漢）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崔寔傳）軍事有專無請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漢書）潰癰雖痛勝於內食（吳志）王世充作難帝幸江都皇甫無逸留守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解金帶投之於地以緩追騎由是得免（唐書）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晉書）姚崇曰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本傳）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唐書）崔鄲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

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陜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新唐書本傳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寛惠為政或曰不類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羣縣之治本惠養唐書參虛實揣輕重存乎權唐書陸贄傳　杜黄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本傳　偽蜀王衍既降唐莊宗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張居翰為樞密使覆視詔乃揩去行字改為家字及行就刑止族近屬從行者千餘人皆免五代史

傳記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時貴而賣雖賤已貴戰國策　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戰國策

集繫蹄在足則猛虎絶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陳琳檄　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駱賓王　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陸龜蒙　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捨秦之惠覆孟明於三崤安國庇民大義斯在李文饒集

本朝趙閱道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立榜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聞見錄

朱敬則曰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續世說

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老泉惟聖達節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為心則當法舜禹之大慰皇太后表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要經服事出於孔門墨衰從政見於魯史東坡莊子

窒泥

經大過棟橈之凶也棟已橈矣而守其常則是危而不扶凶之道也易畧例

子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舉一而廢百也孟子凡人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荀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曲士不可以語道莊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

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更得兎宋人笑之韓非子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楊先知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焚拯溺抱朴子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凝滯者智之蝥也執小義妨大權文中子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魏子史鄙儒不知時變叔孫通傳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董仲舒傳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張敞傳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司馬遷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司馬相如傳）俗儒不達時宜（漢宣紀）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欲以承平之法理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禮理軍事也（梅福傳）崔寔曰俗士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本傳）俗士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解平城之圍（崔寔傳）庸儒泥文不知變（唐姚崇傳）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蜀諸葛亮傳）何異遺劒中流而刻舟以記（選舉志）

傳記膠柱調瑟刻舟求劒（史通）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鍥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去從所鍥處入求之而舟已行劒不行此不亦惑乎（呂氏春秋）

集蹐局顧而不行（楚辭）未嘗違户庭安能千里遊（鮑明遠還都詩）

永有某氏者拘忌尤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禁僮勿擊倉廩恣鼠不問室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夜不可寢終不厭（柳子厚）

本朝團團如磨驢步步踏陳迹（坡詩）登木求魚知我拙循

寡覓兔笑君疎 欒城集

圓轉

經水流而不盈 易 水之性可停可行 詩敞筍注

子轉圓石於千仞之山 孫子兵勢 盤中走珠 杜牧注孫子序 事猶琴

瑟曲終改調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

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 淮南子 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

九流哉 文中子周公篇

史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 屈平傳 從諫若轉圜 梅福傳 從

叔特重謝弘微常曰此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宋紀譬如
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勢熱發動去堅積以
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宋蒼梧王紀
本朝古來貞遯何曽遯笑殺踰垣與閉門東坡詩

拘謗

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易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語
史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史魯仲連

傳遴東布章西漢高惠功臣表 蹋蹋廉謹申屠嘉傳 愚士繫俗窘若囚拘 觕小行兢小廉以自託於鄉黨賈誼傳 局趣效轅下駒灌夫傳 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司馬相如傳 坐飾邉幅隗囂傳 修飾邉幅如偶人形馬援傳 仲長統曰務於清慤謹畏循常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 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 亡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 袁紹繁禮多儀 何晏行步顧影漢鑑 阮孚問卞壼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

勞乎（卞壺傳）好苛禮（酈食其傳）李賀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

韓愈作諱辨竟不就試　韋挺剪剪小夫　文士齷齪

不足與成天下之務（唐書）

傳記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姜菜有

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為母燒

死終身不忍噉炙熊康父以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

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絕食（顔氏家訓）

集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達人（選樂府）丈夫無特達雖貴猶

碌碌　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帳闌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劉賓客）

煦煦為仁孑孑為義（韓文）

本朝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淚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李賀父名晉肅終身不舉進士相類（吳處厚青箱雜記）

韋翼尚書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樂也（丁用晦芝田録）

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總龜詩話）

投機

經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時哉弗可失書

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孟子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取冠

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爭其時也淮南子成務雖均機速

為上決謀或同遲緩為下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劉子

史圖之此為時矣左傳智者不失時子貢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魯仲連傳時間不容息陳餘傳時者難得而

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蒯通傳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

項羽傳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惟恐後時 李斯傳 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 陳平世家 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 越世家 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

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操刀必割 鳳鳥乘於風聖人乘於時 善人在患饑不及餐 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

速之勢也　暫勞永逸時不可失　庾質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通鑑

投機之會間不容穟唐張公謹贊　唐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採之不爾必反為所噬　李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　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通鑑

集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元微之　變通之間不容髮六帖

時不再來唐文粹

本朝范蜀公請建儲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

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范鎮墓志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老泉

知幾

經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幾者動之微幾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易　色斯舉矣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

辱焉 齊人歸女樂桓子受之孔子行語
子孔子相魯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家語燔肉不至不稅
冕而行孟子亭名柏人漢后夜遁劉子
史越稱霸范蠡遂去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范蠡事越王勾踐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還
反國為書辭勾踐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
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
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止於陶自謂陶

朱公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機合道

成功之下不久居史記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　初楚元王為穆生置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穆生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　戴音鳶鵲遇害則仁鳥

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　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

人餽魯而孔子行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謂友人曰三綱

絕矣不去禍及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後漢鄧

禹貫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耿弇等亦上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通鑑）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阮籍傳）
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北史本傳）
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疾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

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蕭嵩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何為遽去對曰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　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通鑑

傅記覆巢毁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戰國策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說苑

集恐登階之逢殆故退伏於末庭梟鴟既以成羣兮玄

鶴弭翼而屏移梟鴟並進而俱鳴兮鳳凰飛而高翔楚辭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選書仲連事成而蹈滄海子房名遂

而追赤松白樂天集

失機

經由辨之不早辨也易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語

子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家語夫鴻鵠之未孚於

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至及其筋骨之已就而

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𥈭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

摩赤霄翺翔乎荒忽之上撇揚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之智巧亦弗能加也（淮南子）

史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左氏）

亡羊而補牢（戰國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史樂毅傳）

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史呂不韋傳）

張耳曰吾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咎

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

此謂養虎自遺患也　鼂錯為内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申屠嘉請誅錯錯恐夜入宫謁上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故宂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通鑑張良曰不因其幾而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前漢高紀袁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　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通鑑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關侯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侯怒曰往田獵中

若從吾言可無今日之困蜀志羊祐曰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晉書

集差池一步元微之集一失毫釐千萬年韋應物集

傳記操刀不割太公六韜

本朝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而卒都彭城使

沛公得還定三秦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老泉集

詳審

經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詳乃視聽書　罔不三世不服其藥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禮　文理密察中庸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翔而後集 夫子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 語

子智不務多必審其所知 家語 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

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 荀子

史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藺相如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

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 聖人萬舉而萬全 前漢傳

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 東漢馬援傳 吳呂岱戒諸葛恪

曰世方多難子必毎事十思吳志周于謹曰三思而言九慮而行通鑑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唐書陸贄傳

集夫子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子之言蓋非之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古之帝王將刑一人猶歷三槐歷九棘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億兆絶議然後致刑猶於朝於市於野昭然與衆棄之所以不易也歐陽詹集鋤艾恐傷蘭溉蘭恐滋艾白樂天文

本朝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東坡賦　孰路長驅聊緩步百金一發不虛弦後山詩

不審

經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書

史楚王昧於一來　晉叔向曰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左氏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　談何容易前漢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掛衰絰於塚廬而逃去友人

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通鑑

集不量鑿而正枘楚辭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韓文原道

保身附免禍

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括囊無咎易 全身遠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中庸 邦無道則愚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邦無道危行言孫 邦無道卷而懷之語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 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窟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 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 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

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莊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揚子問明史祭仲以智免　子産曰無過亂門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賓孟曰雞其憚為人用乎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何求焉可以後亡左范蠡事越王滅吳反國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　鄒陽枚乘浮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秦始皇使王翦伐蜀請

美田宅園池甚衆或曰將軍之乞貸甚矣翦曰秦王怚音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之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矣史記秦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通鑑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史項羽紀張耳以智全史本贊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酌不能辭通鑑箕子佯狂接輿避世史鄒陽傳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史張良傳呂須數讒陳平於呂后曰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人一作女平聞日益

甚漢書李邑盛稱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出其妻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

軍印綬退就蕃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墮聲色是娱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謹如此　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

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　范滂謂殷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　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畧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通鑑）　申屠蟠曰當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受刑者數百人唯蟠超然免於疑論　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後漢）　雲中白鶴非鶉鷃之

網所能羅也魏志邴原傳 北海王衮謹慎好學文學防輔遂具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少府蒯欽楊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通鑑 范滕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

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着鎧甲等北史本傳侍中謝朏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故辭

不敢受　上就李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　郭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通鑑郭子儀遭讒甚奪兵柄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全身高節爛然獨著　裴度晚節頗浮

沈為自安計唐書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之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通鑑魏公子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為樂飲同上

傅記司馬徽居荊州以劉表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每與語但言佳其妻責以無別徽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

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其身也說苑

終免於難襄陽記

王允之年在總角為從伯敦所知常夜宴允之辭醉眠在別牀敦與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敦以為大醉不復疑晉書

集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繒繳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網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遊於清波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楚辭

鳳鳴高岡以遠罻羅陳琳檄

不懷寶以召害不飾表以招累張華賦

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

陷穽不羅網罟西京麒麟頌 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爾何李白集 宿鳥擇深枝 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短翮惟願巢深叢杜詩 螻蟻謀深穴 鳥得辭籠不擇木白集 冥鴻不下非吾意杜牧之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輩折節萬夫後杜工部 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着鞭白侍郎

本朝黠蠶不作繭末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泠然超無方東坡詩

取禍

經患至掇也　斯其所取災　羝羊觸藩羸其角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易　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詩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禮　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烖及其身者也中庸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大學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羿善射奡

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語

子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欲其不顛覆難也家語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言有召禍

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吹而僨也

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目荀子

山木自冦莊子

虞氏者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必滅其家至期

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滅虞氏列子乗奔而去轡履氷而負重鄧析子齋不貲之寶獨宿曠野其危甚於累卵蹈薄氷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　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劔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之可保也抱樸子禍之所生必由積怨劉子

史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無德而祿殃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以作亂殺子駟　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孔子曰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崔杼間公　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齊高子好以事自為功故難及之　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左　無大功而求大祿皆怨府也　積貨滋多當

怨滋厚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惟無德也國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西漢蒯通傳所謂探虎口者也史酈生傳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史鼂錯傳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通鑑知衆嫭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揚雄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吏遇之三長史皆怨恨通鑑張湯下令不便顏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腹誹論死前漢食貨志鼠不容穴銜窶藪也西漢揚惲傳師古曰窶藪者戴器也昔國武子好言人過以致怨惡

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　陳蕃欲誅宦官乃先事露章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臣知臣疾之聞之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為曹節王甫等矯詔殺之東漢本傳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　孔融棄市融恃其才望數侮戲曹操　關公剛而自矜張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

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也飛不悛其帳下將殺飛 通鑑 何曾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晉書 孫根獨立結恨彊宗 謝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崔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帝怒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曹爽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魏崔浩曰張虛聲而召實禍 通鑑 劉孝綽仗氣負才

多所陵忽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南史宋紀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通鑑王義方以疾惡不容於時唐書本傳如火投泉安得不敗唐書則天贊王殷每出入侍者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帝難之帝疾殷入起居遂執殺之通鑑庇朽木乘膠船張昌齡獻頌太宗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唐書

傳記多藏不用是謂怨府說苑叢談周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於世世說中

集累卵於疊棊左太沖魏都賦財居權寵四海側目庾元規表守孤直以見嫉觸姦邪而結釁劉長卿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唐文粹愚觸駭機迸落深泉劉賓客

鵲鳴聲揸揸烏噪聲擭擭爭鬬庭中間持身博彈

射

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卻驚棹以横江兮泝淩天之騰波柳懲咎賦多藏潤屋賈禍危身白樂天足踐禍門皮日休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杜牧之本朝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養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腹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東坡上韓太尉書

知恥

經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書　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無其言無其行恥之　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記

知恥近乎勇庸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語

予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 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 荀子 恥不從枉 管子

史隨會能賤而有恥 左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 西漢司馬遷傳 赧然流汗會稽之恥 漢書 君子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說苑

集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孟東野

無恥

經小人不恥不仁易有靦面目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詩殷人之敝勝而無恥記子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無恥之恥無恥矣 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莊子厚顏而忍詬荀子辱莫大於不知恥文中子

史秦太后與嫪力髙切毒於改切私通事皆決於嫪毒諸客求官為嫪毒舍人千餘人史吕不韋傳棄禮義捐廉恥日甚頑頓亡恥㚟胡結反音頡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前漢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史記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肉於細君西漢揚雄傳梁孫廉性巧佞善宦時人為履謎以譏之曰剌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剌其不避恥辱以求名位也南史本傳齊著作郎

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　梁主入朝於鄴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 通鑑 崔日用燕內殿酒獻起為回波風舞求學士 唐書 楊再思為內史專以諂媚取容張同體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唐順宗永貞元年王叔文王伾等任事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賓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

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 馮道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通鑑

傅記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 世說

武后時侯知一年老勅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 朝野僉載

進士王元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詈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 天寶遺事

防閑

經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閑有家悔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易　以禮自防詩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周禮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刑人不在君側　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

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大為之坊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先王因為酒醴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禮

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荀子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屨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紉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文中子

史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　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左

漢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

受以竹使符背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劉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　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從任其所欲哉　或謂常山王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出通鑑　崔神慶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命之唐本傳　李林甫自以多

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御前驅在數百步外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通鑑

唐高宗改隋竹使符為銀菟符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新唐書

懷重寶者不以夜行戰國策

集虎豹九關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楚詞

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柵而外設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韓文

傳記千仞之墻禍不入門（易林）

不能防閑

史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氏閒公（左）岑彭所營（時討公孫述）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日暮有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東漢本傳）來歙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本傳）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通鑑）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

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也飛不悛其帳下將殺飛蜀志蜀大將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於人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歙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　義康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曽無猜防

齊王晏輕淺無防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間明帝聞之

疑遂有誅晏之意通鑑

避嫌

經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無使尨也吠詩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　寡婦不夜哭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禮

子魯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室夜暴風雨室壞趨而託之魯人閉門不受家語

史衛青為大將軍尊寵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　孫會宗與楊惲書曰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産業通賓客有稱譽

闔門高枕為知者首西漢　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通鑑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其俗舊多珍寶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

於意以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東漢本傳魏文為五官郎原不謁魏武使人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三國魏志杜錫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晉書李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　郭子儀遭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　裴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

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唐書本傳

傳記顔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燭盡毀屋而繼之毛公詩傳

王右軍年少時大將軍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未起錢鳳入屏人謀逆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開帳乃見吐唾縱横於是得全世說

集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虚日退而見其人淡若

與之無情者　丞之職貳令丞位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向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　韓文

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懐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　柳文

不能避嫌

史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通鑑田蚡為相薦人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漢竇嬰傳衛青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西漢本贊楊惲免為庶人家居治產業造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閉門惶懼為可憐之意西漢本傳

豫備

經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書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詩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其備豫有如此者禮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中庸

子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家語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老子務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渇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　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荀子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其大備管子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窮困流亡也淮南子

史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士季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左宣　智者備禍於未形史趙世家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通鑑　絕其綿綿塞其

消消（東漢）防隄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通鑑）顔真卿為平原守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壕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唐書）

傅記陶公作荆州敕船官使鋸木屑不限多少悉藏之時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會日始晴聽事前除雪地甚潤濕於是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世說）

集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一歳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劉賓客）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柳文）

本朝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東坡）

無備

經易而无備也（易）

子事無備則廢（管子）故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

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淮南子) 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揚子)

史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 無備而言辨著猶拾瀋也 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左傳) 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史記泰世家) 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西漢谷永傳) 李左車曰千里餽糧

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韓信傳

嘗思世人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劉賓客

本朝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為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斵而復求材其費必倍其工必不堅東坡荅李宗書

謹徵

經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注悔吝纖芥雖細不可慢易而不謹也

易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書念慮幾微以保其安書注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能謹微接下詩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易

曰君子謹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禮　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

其獨也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中庸

子夫牆之壞必於隙劒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淮南子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揚子　智者識輕小之為善故謹微細之危劉子

史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左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　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宋史世家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通鑑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後漢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明者謹微智者識淺

絕其綿綿塞其涓涓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東漢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後漢蔡邕傳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謹歟東漢孔融傳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通鑑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謹微以杜萌晉書魏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

為而然漸不可長通鑑褚遂良曰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唐書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文檄英王雞太宗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通鑑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謹初聖人存戒 隙不在大唐書

傅記謗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顏氏家訓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文選彈

不能謹微

經由辯之不早辯也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　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禮

子子曰蒼梧娆娶妻而美讓其兄矣然非禮之讓也不謹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　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家語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歎息其亡益乎荀子　木之折也必通蠹牆

之壞也必通隙韓非子

史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國語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史蘇秦傳

盜賊始發其源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通鑑

高恭之曰養虺成蛇悔無及矣北史本傳

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通鑑

集消消不過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 陸贄奏議 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娛或遺忘於歷年 韓愈為宰相表

本朝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蟻蝨石崇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俑李斯發一忍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 明道集 卵鷙不除使成羽翼 續世說

## 鑒別

經旌別淑慝彰善癉惡 書 儗人必於其倫 記曲禮下 孔子曰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二人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記雜記下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禮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語

予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 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管子 鴛驥同輮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孔叢子 甯戚擊角而疾歌齊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淮南子 馬有驥之一毛不可謂之驥龍有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劉子 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

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賢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文中子

史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黄狗之皮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史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蕭何聞信去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三日來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呂氏問相高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　初絳侯

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通鑑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長卿雖貧其人足依也　初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西漢帝謂執金吾冦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

蕃能致焉特為置榻去則垂之東漢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功曹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同上郭泰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邵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後漢荀淑遇黄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遂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每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戴良曰不見

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范曄論曰黄憲言論風旨無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深服遠去鄙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曽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　郭泰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以介於河南尹李膺　簡練清髙斥黜𢢆邪通鑑或問禰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

達乎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唯善孔融及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曹操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通鑑　管寧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書　吳嘗置丞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嵇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通鑑　呂蒙年十

五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吳志晉武帝聞王衍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閔鴻見陸雲奇之云此兒若非龍駒即是鳳雛　山濤為吏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弟康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晉書王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蠭起而述

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通鑑石勒集衣冠人物别為君子營晉紀孫權克荆州將吏悉歸附潘濬不見權遣人致之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吳志馬秀曰揚雄作太玄唯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晉書魏主嘗引崔浩出入卧内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胷中所懷乃過於甲兵通鑑良玉未剖與瓦石無異

騏驥未試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北史辛彥之拜隋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隋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張昌齡王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

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　王劇蘇味道皆未知名裴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通鑑蘇瓌子頲弱冠敏悟馬載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為用耳狄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唐書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

引進則必至咎悔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　吉温爲新
曹丞薛嶷薦温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
也通鑑
李華善屬文與蕭穎士善爲古戰場文熏污之如
故書置於佛書之間與穎士因閲佛書得之華謂之曰
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
士曰君稍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唐書
傳記王濬仲裴叔則於總角時詣鍾士季客問二童子
是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

部尚書世說王右軍妻郗夫人謂二弟曰王家見二謝安石傾筐倒度見汝輩來平平耳世說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續世說鑒懸日月文心雕龍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韓詩外傳柳琮所拔進皆世所稱鄉里為之語曰得黄金一鈎不如柳伯騫所識耆舊傳

集蔡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館以竹為椽仰而眄之曰此良竹也取為笛奇聲獨絶蔡邕長笛賦序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文選 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陸機辨亡論 行間識呂蒙 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騂騮休傳鹿是馬莫信鵩為鶚 似君須向古人求杜詩 龍劒昔未發泥沙相晦藏向非張茂先孰辨牛斗光權載之文 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唐文粹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 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

也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韓文

仁麟智龍為瑞之長未若君子瑞乎人倫

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劉子

勿輕直折劒猶勝曲全鉤　衆很嫌我獨賞

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

不可遺他天下眼却輕野鶴重家鷄白樂天

眉白衆情髙

欲知

花好處偏在最深叢元稹松栢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皇甫湜紫色閏位不可謂正孫可之文賈餗為禮部朝士以進士干貫公不獲有強毀嘲者貫公曰我秖以杜某顗敵數百輩足矣杜牧之集

本朝桓玄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幼童類要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東坡文只應天眼識天人東坡詩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過目先空冀北羣陳後山

品藻

經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語

子貢問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

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荀子蜀人有仲元者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不恵不恵可否之閒也揚子

史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左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甯穀梁傳序

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西漢蕭何傳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鈌於漢　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　京兆尹張敞方畧耳目不及廣漢通鑑卓茂行己在於清濁之間東漢郭林宗曰奉高袁閬字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東漢黄憲傳　鄭泰謂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

之才臨鋒决敵非公之儔也　龐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氷（一作水）鑑（通鑑）　靖少與從弟邵俱知名有人品臧否之稱（蜀志）許邵與兄靖俱有髙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許邵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東漢本傳）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吕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寡儔子明少時孫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

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侯勝於子敬通鑑孫禮盧毓始入軍府崔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三國志　魏太子使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究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道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見人

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曁亮直清方則司隷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通鑑庾敳見和嶠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王澄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

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裴楷有知人之鑑嘗曰見侯玄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　王衍口中雌黄朝野翕然　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寳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　周顗等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

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　桓彝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晉書　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籍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魏崔浩謂高允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之者矯矯風節通鑑　孔奐曰江摠有潘陸之華而

無園綺之英陳書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　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揔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人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

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通鑑

傳記嚴仲㢸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顔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　庾道季云廉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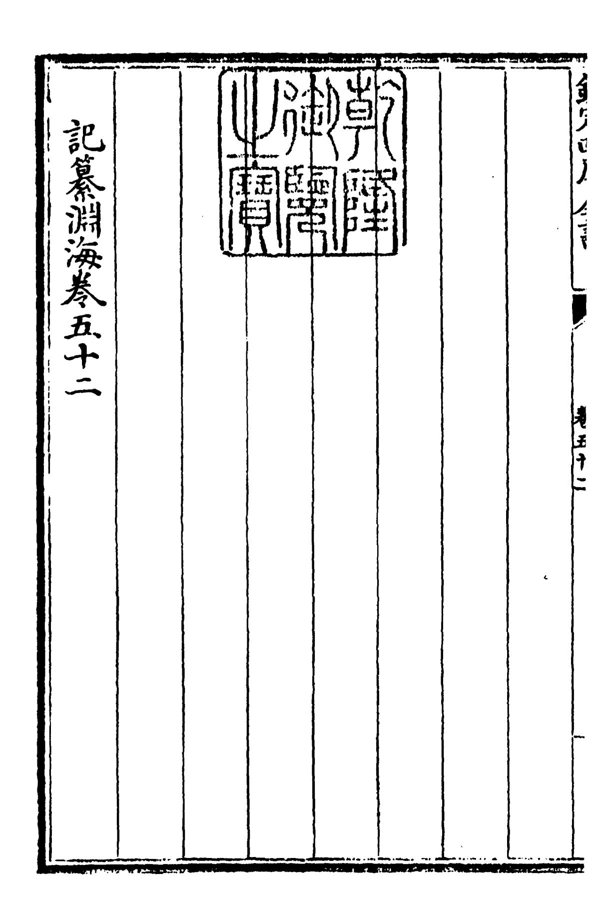
藺相如雖千載尚凛凛恒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猒猒如九泉下人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之間世說

集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魏文帝典論 彈射臧否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文選 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李白上韓荆州書 舌端月旦皮裏春秋段成式文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

峙能守其業者也㓜子婣好静秀瑶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韓文

本朝處士於重能閲人觀於琮謂路若曰於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其禄位哉續世說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氷暑月亦有霜寒一作氣



記纂淵海卷五十二